

# 张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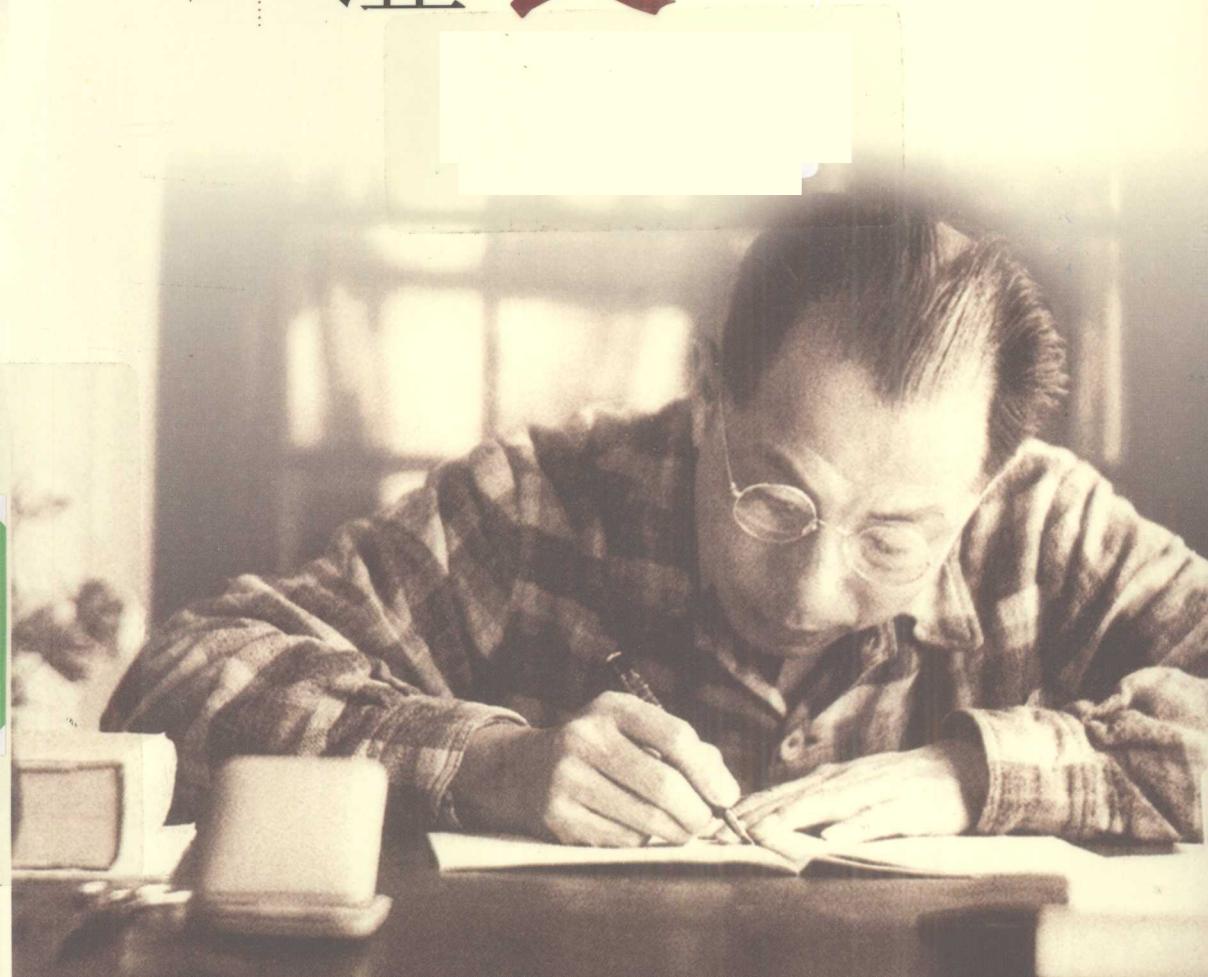
## 史事笺证

Zhangxueliangshishijianzheng

郭俊胜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张学良

# 史事笺证

Zhangxueliangshishijianzheng

郭俊胜著



© 郭俊胜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史事笺证/郭俊胜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05-06809-7

I . ①张… II . ①郭… III . ①张学良 (1901~2001)  
—人物研究 IV .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1925号

---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165mm×235mm

印 张：21 $\frac{1}{8}$

字 数：315千字

出版时间：2010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丽竹

封面设计：杜 江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陈文本

书 号：ISBN 978-7-205-06809-7

---

定 价：40.00元

## 前 言

张学良将军作为世纪老人，不但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一百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1936年12月12日，他与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发动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西安事变，由此达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张杨二位将军，以自己的爱国壮举，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但是，对于这样两位推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大陆，对他们的研究，因为涉及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禁忌；对于一些与他们相关的历史史实，尤其是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历史史实，也往往无法秉笔直书。即使当年这场事变的亲历者，在撰写回忆录时，也因为有当时的背景，而往往有所遮掩，或者将有些重要的历史情节和人物活动予以割爱。而在台湾，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当年的壮举，一直是被作为犯上作乱来看待的。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是相当禁忌的话题。从有关材料中我们得知，在张学良长期被幽禁于台湾的岁月中，他的日常起居，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同时，有关对他的报道，也一直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媒体所禁忌的话题。国民党当局力求逐渐抹掉这一段历史，即使作为学术研究，也没有公开的可能。在国民党的宣传口径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被妖魔化的对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任何意识形态化的控制，都不利于对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进行客观、深入的探究，因

此，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研究，应该说，截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而对大陆来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委员会的主持，张学良将军的亲朋故旧很早就开始了对西安事变以及对张学良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资料的搜集整理。应当说，这种对史料的抢救，的确是高瞻远瞩，泽被后世的。

上个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关于张学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期间，海峡两岸都把张学良的研究纳入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与此同时，伴随着国际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深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被纳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序列，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安事变，自然也成为国际学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对张学良的研究就更深入一些。

不过，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张学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在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由于官方档案材料一直没有解密，学者在进行深入研究时，仍然有很多迷雾有待于澄清。

上个世纪末，张学良重获自由，解除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后，他移居美国。国际、国内的学者对他的行踪都相当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关他本身的历史经历的关注。在档案材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张学良本人的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他本身所珍藏的材料，也为众多学者所关注。

但是，对于张学良本人来说，虽然人身获得了自由，而精神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他一起亲身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人还没有谢世。即便有些人已经谢世，其子女或仍然担任重要职务，或还在政治圈内活动。所以，张学良仍然不大畅谈自己的经历。1990 年，他首次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因为是“第一次开口说话”，所以，其谈话内容迅速传遍了世界，也为国际、国内众多学者所瞩目。

此后，有诸多学者涌起了采访张学良以保存口述资料的念头。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较早地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

但并没有坚持下来。这其中，有张学良的因素，也有唐先生的因素。

新世纪初，在有关人士的牵线搭桥下，一向以口述历史成就卓著著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终于说服张学良，开始系统地访谈并整理他的回忆资料。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承诺，将个人资料，包括日记、书信、研究历史的心得以及与有关人士的往来信件，等等，悉数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保存，图书馆对张学良的资料做了复制、整理、分类与编目工作，并定名为“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The Peter H.L. Chang and Edith Chao Chang Papers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以下简称“张学良资料”)。“张学良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口述历史、往来信件、手稿、学习笔记、日记、艺术品、印刷品(出版品、剪报)等。

虽然张学良确定，这批资料在2002年才能公布于世，但是，对他进行访谈的张之宇、张之丙等人，捷足先登，已先期利用部分资料，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来说，无疑对这批资料的期望值会更高。

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按照与张学良的约定，及时开放了这批资料，国内有学者前往查阅。

翻阅这些资料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以往张学良研究中的许多谜团，尤其是对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中一些至今令人迷惑的问题，或可有所破解。本书即是对这些资料的价值、意义所在的集中研究与阐释。

应当说，在张学良的研究过程中，还是有诸多的不如意。比如，对于张学良资料中所提到一些涉及档案材料的历史事件，因条件所限，我们还不能广泛地查阅。这样，就少了一个相互印证的环节。所以，有些印证，只能是根据已有的材料或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完成，这就不免会产生诸多遗憾。

历史研究的深入，总是离不开丰富的、真实的史料。但是，

## 张学良史事笺证

不能因为相关档案资料缺失的限制，历史学者就停滞不前。对张学良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因此，只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本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漏，敬请读者指正。

**郭俊胜**

2010年3月于沈阳

# 目 录

前言	1
<b>第一章 郭松龄倒戈真相</b>	1
1. 1 冯玉祥与郭松龄的倒戈	3
1. 2 尴尬境地的张学良	12
1. 3 冯玉祥《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再考	20
1. 4 张学良为何对冯玉祥评价甚差	31
<b>第二章 “九一八”的谜团</b>	34
2. 1 张学良心中永远的痛	35
2. 2 张学良的两个“九一八”	37
2. 3 “不抵抗命令”谁之过	43
2. 4 无奈下野	55
2. 5 一个不是事实的小插曲	60
2. 6 一封表露张学良心曲的信	68
<b>第三章 西安事变张学良有话没说</b>	76
3. 1 他说了能伤害谁	76
3. 2 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78
3. 3 西安事变前的国共和谈	103
3. 4 张学良坦言：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	121
3. 5 中共中央如何从杀蒋转到逼蒋的	140
3. 6 阎锡山的态度	148
3. 7 周恩来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介石	152
3. 8 为什么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	155
3. 9 蒋介石一开始就有审判并幽禁张学良的企图吗	157

# 张学良史事笺证

<b>第四章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若干问题举证</b>	178
4. 1 杨虎城首倡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178
4. 2 刘鼎密信能说明什么	188
4. 3 谁给杨虎城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主意	195
4. 4 杨虎城不同意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199
<b>第五章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笺证</b>	207
5. 1 赴西安前后的相关史实	208
5. 2 力主与中共谈判	222
5. 3 蒋介石离开西安相关史实	238
<b>第六章 张学良与宋美龄、宋子文往来信函笺证</b>	247
6. 1 张学良与宋美龄往来信函	249
6. 2 张学良与宋子文往来信函	277
<b>第七章 张学良与卢广绩往来信函笺证</b>	291
7. 1 卢广绩致宋子文函	292
7. 2 卢广绩致胡宗南函	295
7. 3 张学良与卢广绩往来信函	299
<b>第八章 郭增恺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b>	303
8. 1 郭增恺其人	304
8. 2 因《活路》事件被捕	307
8. 3 与宋子文、周恩来的交往	309
8. 4 首发关于西安事变回忆录，引发两岸关注潮	312
8. 5 张学良被迫作“命题作文”	314
8. 6 张学良再写“命题作文”	322
<b>后记</b>	333
<b>主要参考书目</b>	336

# 第一章 郭松龄倒戈真相

那时候，奉天有好几派，一派就是郭松龄，我们这一派就是陆大派，他是陆大，但是我们都是讲武堂的，讲武堂这一派属于这个陆大派的底下的。另外呢，还是杨宇霆，他们这就是留日派。

——张学良晚年口述

在张学良的军事生涯中，如果按年代列出让他毕生耿耿于怀的事情的话，郭松龄倒戈肯定是第一件。晚年，在他的口述记录中，郭松龄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沈阳城东郊。1906年考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一度任盛京总督衙门卫队哨长。1909年随朱庆澜入四川。在此期间，一向关注国家命运的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3年，郭松龄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17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或许广东的工作也没有让郭松龄遂心，他于1919年又回到了家乡东北，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担任了战术教官。

郭松龄一出一进奉军，自然有碍于他在职位上的晋升；尤其是当时奉军中陆大派和士官派（又称留日派）之间的派别之争异常激烈，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风头正劲。郭松龄升迁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了。

就在郭松龄郁闷不乐之际，晋升的机会已悄然来到他的身边。给他带来这一机会的人，是张学良。

作为当时已握有奉天、黑龙江军政大权的张作霖，经过多年的经营，拥

有了这份家业之后，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他自然想让他的儿子成为“将门虎子”。但是，张学良在他的眼中，还不是合适的人选。这原因是，张学良最初好像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他一会儿跟基督教的“青年会”混在一起，一会儿又想要学医，一会儿又异想天开地要到美国留学。他说：“我当年哪，并不想当军人，以后我就变了，那是十九岁以后，因为我父亲说你进讲武堂念书，以后你就当军人。以后整个生活就变了。”这样，1919年3月，张学良秉承乃父旨意，进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了郭松龄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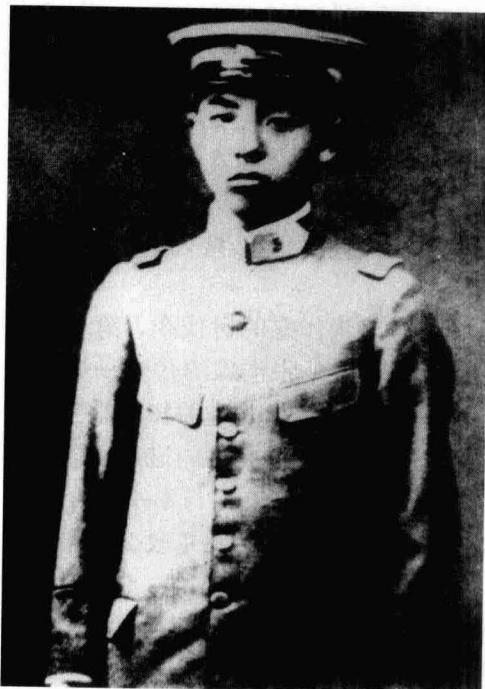
郭松龄是属于好学深思型的人物。他为人耿直、严肃，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嗜烟酒，更不沉溺于声色，虽然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这种性格虽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向性格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这种自己所缺乏的性格的人物。因此，在讲武堂上博学多识、仪表堂堂的郭松龄，便成了张学良崇拜的偶像。长张学良18岁的郭松龄，也就成了张学良的好朋友。在张作霖眼中，张学良对于郭松龄有些近乎于崇拜，“除去你老婆不跟他睡觉，你什么没有不给他的”。

有了这层关系，当张学良由第三团团长晋升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时，在遴选人补充第三团团长这一空缺时，张学良力荐郭松龄。1921年5月，张作霖在兼任了蒙疆经略使时，又大肆扩编军队，张学良又趁机保举郭松龄晋升为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雄才大略的郭松龄没有辜负张学良的知遇和保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他与张学良一起领兵作战，战绩辉煌。张学良始终认为，自己早期能在军队站住脚，大都来源于郭松龄的扶持。他晚年口述中对此仍念念不忘：

我过去作战的成绩都是他，我过去打仗很有名，都是他。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吃苦不在乎，而且打仗很勇敢。换句话说，也没有怕死这思想……部下对他也很好。就是他这脾气，他说我呀，任折不弯。唉，我说，我这人跟你完全不同，我任弯不折，劝他，他说我讲哲学，你怎么这样的脾气，他说，我是脾气使然。

这样，惺惺相惜的双方也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1925年，张作霖又把关内、关外的奉军整顿一番，把三、四方面军团作为奉军的嫡系基本部队，统交给了张学良、郭松龄共同指挥。而张学良自己



1919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张学良

呢，则去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因而这批基本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全归了郭松龄。于是乎，“张学良即郭松龄，郭松龄即张学良”，成为东北军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次整顿后，张作霖自恃武力强大，将大批军队源源开进关内。在大肆向江南扩张的同时，准备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兴师问罪，并把打垮国民军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郭松龄和李景林。一切布置妥当后，他洋洋自得，觉得用不了多久，中国将是奉军的天下了。

但是，此时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却准备反戈一击了。

### 1. 1 冯玉祥与郭松龄的倒戈

促使郭松龄反戈一击的原因，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归结为“权力的分配不公平”而导致的。他说：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李景林为直隶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是安徽督办。大家都有地盘了嘛，郭也希望有地盘。郭松龄就说，算我倒霉，当你的部下。换句话说，打仗是我的军队，可是请功领赏却没有我的份，忿忿不平。我已查知此种情绪，很是焦虑。我给父亲上条陈，他便不高兴了，我父亲骂我说，你小子要地盘？我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给郭松龄一个地盘。我说，你这样可以安抚他，你不愿意给他，你给我个名义呀，我实际上交由郭松龄来管，由他来做就是了。我给我父亲做了很大一个计

## 张学良史事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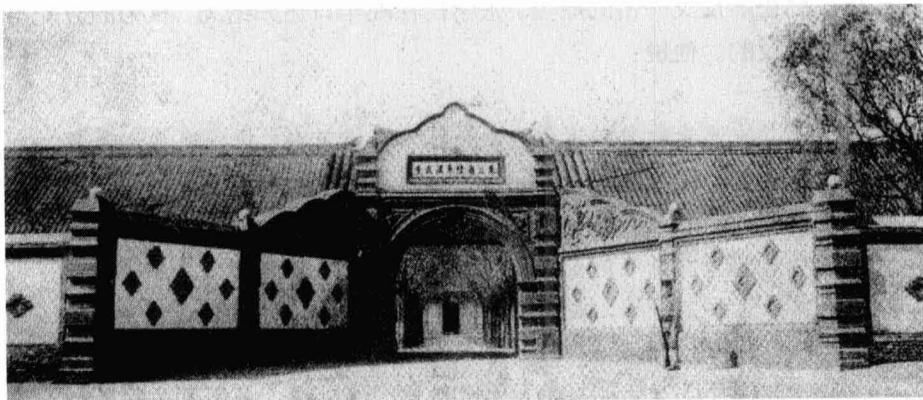
划，他不听。我父亲不听的主要原因，与杨宇霆有关，在参谋部里，我父亲听他的。

在张学良看来，郭松龄得不到地盘，依然还是奉军陆大派和士官派之间的矛盾。

其实，张学良的总结，只是一个方面，郭松龄倒戈的真实原因，与当时局势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4年9月18日，北京曹锟政府发布对张作霖的讨伐令，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本拥曹锟，但在战争爆发后，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则与冯玉祥接触，传达张的意见：奉军此次的目的，并非进关拓展地盘，只是为了曹锟、吴佩孚；奉军的目的达到后，决不会再向关内进兵。冯玉祥接受张作霖的意见，在古北口与马炳南达成秘密协议，与奉军联合。此后，冯玉祥前线倒戈，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

北京政变成功后，张作霖并没有遵守与冯玉祥的约定，而是率军进入北京，与段祺瑞一同执掌北京大权。冯玉祥感到自己被张作霖作弄了，但论实力又无法与之抗衡，只好“趋避之”。他向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辞呈，前往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张之间的“梁子”也就由此结下了。不久之后，冯玉祥联合郭松龄反奉，原因即出于此。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旧址



与张学良亦师亦友的郭松龄

蒋铁生编《冯玉祥年谱》“10月条”，对冯玉祥与郭松龄的联合有详细的记载：

(1925年)10月冯玉祥派韩复榘、程希贤等去日本参观军队秋操，11月6日，韩复榘回到包头向冯玉祥汇报在日本观操的情况，并转达了同去日本观操的东北军领队郭松龄的联冯倒奉之意。冯玉祥当时正因奉军疯狂强占地盘，而焦虑地寻找对策，所以听了韩复榘的报告，喜出望外。立即派韩复榘到天津与郭联络，并带回了郭松龄亲笔写的《密约》草稿，并被告知奉军将领李景林也参与这次活动，冯玉祥更为高兴，就完全同意了郭方的意见。他连夜参考郭松龄的《密约》草稿，缮写了《密约》两份，冯玉祥先在上边签了字。遂派参谋长熊斌与王乃模陪同郭方代表郭的参谋长李坚白和郭的弟弟郭大鸣一起即日回津。郭松龄同意《密约》全文，并于11月22日也在密约上签了字。

### 郭松龄何以会联合冯玉祥？

作为张作霖的军长郭松龄，一贯反对争地盘打内战。张作霖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是不得已“遵从上级命令，违背本意”率兵参加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郭松龄认为，军阀之间“穷兵黩武”都是“为一己之私利”，长此下去，必将造成国家长期分裂，为虎视眈眈的强邻的入侵提供可乘之机。因此，他通过张学良向张作霖提出了罢兵停战的建议：奉军退回关外，保境安民，开发东北，休养生息，改革政治。并进而提出了“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等六项改革措施。张学良对这些措施大加赞赏，并条陈给张作霖，却遭到了张作霖、杨宇霆的一致反对。

建议遭到否定后，郭松龄临战率部撤走，张学良闻讯，重演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只身连夜赶几十里路把郭松龄劝回。张学良晚年口述中对此有生动的回忆：

第二次奉直战争，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没打成功。山海关是我们的正面，是我的第三军团的正面，事实第一军团军团长是姜登选，副军团长是韩麟春，第三军团我是军团长，郭松龄是副军团长。实际上，在前线指挥的，一个是韩麟春，一个是郭松龄。在后头，我就跟姜登选组织司令部，当年就叫一三联军，我等于是总司令，姜登选等于我的副司令。山海关是我们第三军团的主攻目标，我们死了很多……攻坚的时候，我有一个团哪，差不多整个全完了。然而，由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团却把九门口那儿打开了……那么，我们就要增援韩麟春、姜登选。现在把郭松龄的军队调过去，帮助继续打九门口，郭松龄他心里就有点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这方面打开，现在就是帮着人家去打呀。

我们是第三军团，一个军团三个师了，那时候叫三个旅。那是早晨，直系军队在高山上都看见我们的军队了，从九门口进去，摆开往里走，搁山路往里加军队，增援来了呀。

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里面进。那么，郭松龄的心里可能就有点不愿意，山海关没打下来，嫌丢脸了。到那儿去他们就闹意见，进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为一件小事，郭松龄就火了，跟姜登选闹意见，他不打了。他把军队从前线带回来了，都调回来了，夜间哪，说起这段啊，我差不多又掉眼泪了。我在后方军团部，他们打来个电话，说郭军团长把军队都带回去了。啊？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赶快跟郭松龄通电话，我骂他两句。我说，你干什么？你怎么地？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来啦？为什么？他咔嚓把电话撂下了，他不说了。我说这事儿糟了。韩麟春就讽刺我，说你看你，把这个郭松龄惯的！姜登选说，得了，你别再对着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别管他了。我说我赶快就去。

那么我就去找郭松龄，晚上黑，痛苦哇，不容易。山路，我骑着马，差不多夜间跑了90里，我要找这个郭松龄，找他的军队。路上就碰见我的军队都回来了，我问他们，怎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他们说，是郭军团长下的命令。

于是，我就给他们下命令，原地停止。原地就都停下来了，我说，郭军团长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像在前边呢，他好像出来了。

找到郭松龄，费了很大劲。郭松龄在一个小店房，在那儿睡觉呢！天要亮还没亮呢，他在那睡着了。他一看我来了，很惊讶。我说，茂宸，起来，起来。我找来，他感到很奇怪。那个小店房有个后院，我就拿上板凳说，咱俩到后头说去。

我说，茂宸，你要干什么……我说你是我的老师，你的岁数比我大，我这套都是你教给我的，我说你要干这件事情，我是你的学生，我也是你的后辈，比你年轻。我后来说，我说可是你忘掉了，今天这个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长官。现在就咱们两人，我来见你，我身上什么都没带，而你手上有枪，你现在要干这个事情，要想把军队带走，那你应该先把我打死。我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把我打死，要么你听我命令。你自个儿选择！

后来，郭松龄就哭了，就好像说。我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打开。我现在跟着人家，帮着人家去忙。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又这样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说，我很难过，给你丢脸哪。我说，你不要那么讲，给我丢什么脸？他说，我现在只求一死。我说，你不要说这话。

他哭。我说，你何必掉眼泪呢？

他说，我现在呀，我不去帮（人家打），我求一死，我愿意自己死。我说，那好，你既然决心要死，那好办哪；你说你给我丢人，你没把山海关打开，你现在又决心一死，那你上战场上去死，你拼命往里打，那你不是又给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吗？要死，你死在战场上好不好？

他点头说，好！

那时，天也亮了，我说，我一宿没吃饭，你也没吃饭，喝点稀饭回去。这样，他人也好了，回心转意了，又把军队带回去了。

……白天郭松龄就带着三旅人，从这九门口进去了。后来我们

打胜了，人家直隶军说了我们才知道，那山上敌军都看见了：唉呀妈呀，奉天到底来了多少军队？昨天白天进了一天，今天又来了。怎么来那么多的军队来夹击九门口来啦？

敌人哪儿知道，郭又把军队给带回来了！

就好像作假一样！把那敌人吓坏了，说这家伙他们来了多少人哪？

其实都郭松龄一个人干的事，他老人家是没管旁的，先声夺人，就拼命打进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岛……整个把山海关包围了，所有的火车都给切断了，火车都出轨了，哎呀，后来我到山海关看，张作相捂着我眼睛，说你别看。唉呀，军人到那个程度上！

张学良口述回忆中认为，郭松龄是因为没有打下山海关，失去了面子而厌战。对照前述郭的罢兵停战的建议可以看出，郭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而已，是为其一。其二，从张学良描述的郭参战后的结局来看，郭的确是作战的高手。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乘胜向关内扩张。所到之处，不仅疯狂地镇压人们的反帝爱国运动，而且到处非法抽捐筹饷，侵扰民众。奉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军阀的不满。因此，1925年的下半年，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

面对这种局面，加之张学良所言的“权力分配不公平”的原因，郭松龄心情郁闷，决心借赴日本参观秋操之机，以研究日本军事为名，暂时隐居日本，隔岸观火。1925年10月6日，郭松龄来到了日本。

但是，郭松龄刚到日本，就得到了一个令他气愤不已的消息，这件事也成了他联合冯玉祥反奉倒戈的导火线。吴锡祺在《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一文中回忆道：

1925年10月，国民军（代表为韩复榘等）和奉军（代表即郭松龄）均派人赴日本观秋操……一个深夜里，韩复榘已经睡下，有人敲门，韩披衣起视，却是郭松龄。郭松龄进室将门掩好，对韩说：“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要和你谈谈。这次我刚到东京之后，忽然有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个重要职员来拜访我，没有谈几句话，就问我：‘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我说：‘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于是来